

# 家乡的树

□孙洁

父亲打电话来说,他签了字同意拆了棚院,也已经收了别人的定金,要杀树。在我们家乡伐树叫杀树,杀就是指活物丢了性命,一个杀字足以体现人跟树木间的感情。

小时候我寄居在外祖母家,一条河蜿蜒村庄而过。河堤上有我最熟悉的树,有的树活的年头比90岁的七姥爷还要久远。春日里柳条儿揉响哨,唤醒了天地间的花草树木。夏日荫蔽下乘凉,鸟儿欢歌,午后宁静。

有年春天,有棵老树的树干难看地鼓起来,像肿瘤。后来才知道这是生了病,乡人锯了它的主臂,用石灰来消肿。我想,也许到夏天它依然还能枝繁茂盛,荫蔽一方,我依然能爬上树干捉知了猴。可过了整个夏天,它依旧黝黑,找不到丝毫发芽的迹象。我期望它还活着,只是力有未逮,看上去如此沉默。到秋天的末尾,乡人陆续折了枝条砍了茎干烧饭取暖做板凳,我才不得不承认,它已经死了,像人一

样。村庄暮色四合,家家户户的烟火升腾起来时,一如灵堂前烧纸的青烟缭绕,是它自己在为自己做最后的告别和祭奠,只是它不需要别人为它痛哭流涕,只留下饭桌上的温馨和冬日里的温暖。

外祖母家多栽种有“看家树”之称的榆树,这一来是因为在乡间榆木经常被拿来做家具,二来榆树过去也是救命树。外祖母常说,农历三月常是青黄不接的时节,口粮不足,一家人只好靠吃糠咽菜饥肠辘辘度日,而这时榆钱儿长成,生吃清香绵甜,若是混于面中蒸窝头、贴饼子、下面汤更好。榆树叶虽不像榆钱儿那么好吃,但在年景不济的时候,依然可以作为度荒的辅助食品,而饥荒年景,人们甚至食用榆树内皮磨成的榆皮面儿。

我家院子里栽种最多的是槐树。有年夏天,暴雨肆虐,狂风大作,半夜东墙面的老槐树被连根拔起,半倒在院子正中,露出整个树根,最后整棵

只得杀掉。父亲惋惜道:槐树到底根底太浅,不若杨树根深叶茂,经得住风吹雨打,这槐木也难以用来做家具。我问:怎么不栽杨树?父亲答:还不是你们几个兄弟姐妹馋那一季的槐花,还爱捉那树上的“吊死鬼儿”?它们无害,若杨树生的毛虫掉到身上扎进肉里,疼痛难忍,哪舍得让你们遭这个罪?最后父亲还是拿槐木做了几张椅子,没几年的光景便腐败腐烂,炉灶终究是归宿。

院子南面还种着一棵香椿树。每到春天,香椿会最先发了小小的芽儿,这时候的我就馋了,朝母亲嚷着要吃香椿芽儿,母亲总是骂我心急,说再等等。等什么呢?等她们睡醒了一觉,伸一个懒腰,展开细细的胳膊蹬开了腿,那才好吃。三五天后,满院子散发着特殊的香味儿,小小的香椿儿终于陆续睡饱了。母亲搬到高高的凳子上,踩上去,细细采摘了一大把,就着井水冲洗干净,沥干,剁了细碎,坐了锅,热

了油,下了菜,入了盐,鸡窝里摸两个鸡蛋磕进去,滋滋溜溜响过之后,趁热包进煎饼里,我往往是就着口水一起吃。

父母最宝贝的当属花椒树,花椒叶和花椒能入菜调味,晒甜面酱和豆瓣酱的时候也必不可少花椒叶和鲜花椒。花椒树上会生一种虫子,我们管它叫花椒虎子。花椒虎子是害虫,能把一树叶子吃光,小时候父母经常吩咐我们去捉它们来喂鸡鸭。花椒虎子初生模样儿似鸟雀粪便,吃饱了花椒叶子后生得飞快,变得肤色莹白身躯饱满,看着丑陋吓人,慢慢又长成碧绿色,就好看了,可是这还不是最美的时候,有天中午,我发现有只幸存的花椒虎子变成蝴蝶飞走了,我守着这个秘密谁也没告诉。等来年春天,我守护它们不允许捉了喂鸡鸭,等到父亲察觉到时花椒树已经被啃得半秃了,花椒虎子能变蝴蝶这理由在他看来简直荒唐至极,于是给了我一顿结实的

打。

我十几岁离开家乡的时候,正值城市化发展得轰轰烈烈之际,我家陆续没了院子,拆了老屋,迁了新房。父亲却一直执拗的不肯拆迁棚院,甚至把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树全移栽到棚院内,后来工业园又一举北迁,棚院就这样荒废了下来,父亲终于有机会栽种了几百棵杨树。光景一晃而过,父亲也老了,终于对抗不了时代洪流,这些树终要被“杀”了。

我离家十余年,经常会想念在葡萄架下祖母给我们讲故事说树上躲着一只怪兽的时光,与父母通电话也每每念及那些老树唏嘘时光飞逝。回到家依然能吃到母亲亲手腌制的香椿芽、晒制的甜面酱、豆瓣酱、磨制的花椒粉。

后来认识我先生,他有次不经意的说起,自己小时候很喜欢植物,别人的理想是长大当科学家,他的理想却是要做个植物学家,与植物相伴一生。我想有这种理想的人,大抵都有颗纯真善良的心,便在一瞬间爱上了他了。树们忠诚陪伴乡人终其一生、尽其所用,未了,还替我寻了一门好亲事。

## 归有光别名“震川”的由来

□唐友明

对安亭人来说,知道震川的人远比知道归有光的人多,这是因为,安亭不但有震川路,震川桥,现在的安亭中学以前也叫震川中学。其实,震川就是归有光的别号。

旧时人有名号,字号,别号三种称呼,相当于现在人用的学名,乳名,笔名或艺名。震川是归有光的别号,后来人称呼归有光大多用震川两字,比如《震川文集》、《震川年谱》、《震川别号记》等,尤其在昆山、太仓、安亭这些地方,以震川两字为路、桥、学校起名的就更多了。

归有光别号震川的由来,有一个小故事。

归有光自己不喜欢别号,有一次,几位朋友来玩,问归有光别号,归有光说没有,那些朋友们就说,我们都有,就你没有,不可以,就给他起号“震川”。归有光问其因,朋友说,长江以南,太湖流域最为繁华,太湖历史上称为五湖,尚书中叫“震泽”。泽与川多为水,泽广川长,相互对应。泽因川而活,川因泽而流,相互补益。隐喻归有光是太湖流域的人杰。寓意虽好,归有光却不以为然,以后人们传来传去的这样称呼他,他也满不在乎应上几声,心里并不认可。直到归有光后来有一次在京城碰见了何启图。何启图

是湖南人。与归有光同为当年进士,他出身豪门,才学广博,归有光对他十分敬仰。与他同住一屋时,心中很是忐忑。交谈中,他无意得知何启图别号也叫震川。这让他大喜过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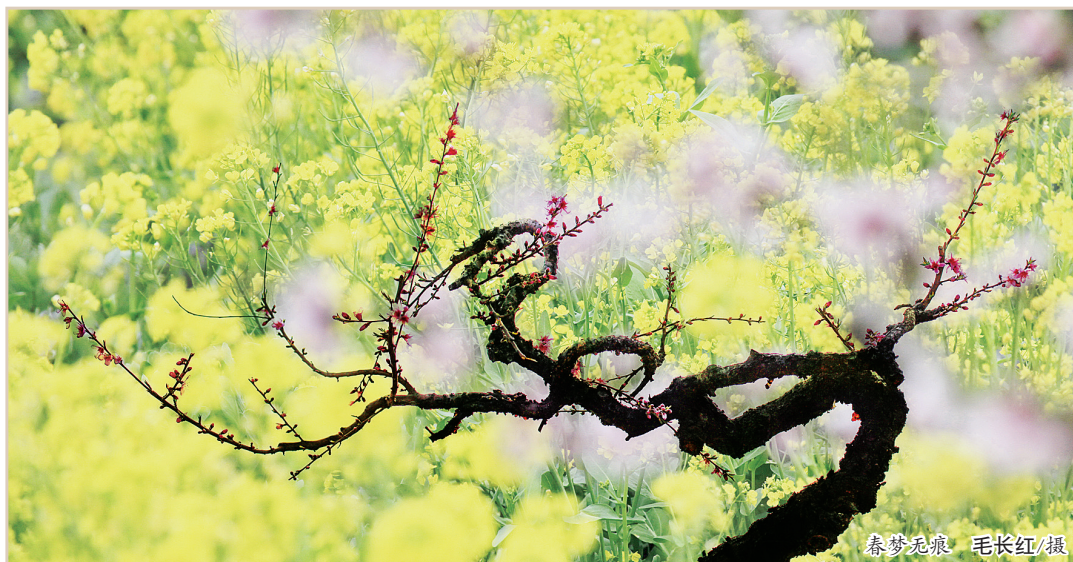
从这一天开始,归有光才从心里认可震川为自己的别号。为此,他还为自己找了一条理由,他说,以前,蔺相如因为“完璧归赵”之举,受到了天下人的敬仰。之后司马长卿就是因为仰慕蔺相如,把自己改名为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后来不但当了大官,还擅长辞赋,被后人誉为赋圣。

## 山水人意

□张好恒

几年前,曾与父母同游杭州。那时正值夏日,满眼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丽风光。我行走西子湖畔,漫步在苏堤、白堤,又想着自己能否与千百年前人们的足迹重合。人与山水的故事总是数不胜数。

人与西湖相处的故事从古时就开始。没有水就没有水文化,没有水文化,这座城市便没了灵魂。历代的人们对西湖总是敬畏感恩的吧,派军队疏通河道,清除杂草,亦或是后来的白居易、苏轼建造堤坝……才有了如今这片美丽的湖泊,有了如许多美丽



春梦无痕 毛长红/摄



小草青青

的故事。

人们对于山水的改造也从未停歇。李冰父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延续至今,“看上去,是在治水,实际上却是人领悟了水,顺应了水,听从了水。”无论是西湖还是都江堰,它们是美景,更是一份久远的工程,是人类在历史

演变中,与山水自然交流并遵守客观规律的丰碑。

人为了更好的生存而改造自然,但与山水相较,人总是渺小的,与久久流淌的时光相较,当前只不过是一个转瞬。在山水面前,人应当收起过多的野心,潜心与山水交流,领悟山水之道,再顺人之意,才能有所获。

(本文作者系嘉定一中高二·7班学生)

## 乡下吃喜酒

□杨培怡

## 嘉定汇龙潭

□路鸿

听不到水龙吟  
一潭滞水  
——先人留下的青铜镜  
多少人联袂临照  
城外侨胞  
港澳亲人

人照镜——一朵芙蓉  
镜映人——万种风情  
潭中,泡着祖国妈妈的心

龙呢,龙潜在何处  
是谁为小潭题名

不必翻阅古老的县志  
潭边迂回的  
不都是“龙的传人”?

过去乡下多数农家过着自给自足的温饱生活。如果家有七八亩土地,外加有人在城里或者上海做事,那这种人家被称之为“大(念杜)佬人家”。他们要是讨新娘子办喜事的话,排场真是非同一般。吃喜酒时,如果是至亲好友,从杀猪羊要吃到敲髯底,前后不下五六天。

良辰吉日前两天,一切准备就绪后,请来了厨师老爷,就开始杀猪、羊、鸡、鸭,这些都是早就准备好了的自养畜禽。其它么,可以从西门外香花桥南堍的鱼市场,买来河虾、大鲫鱼、大青鱼以及海产品。隆昌里采购南北杂货、糖果糕点。公顺昌或文玉酱园里,可以备齐所有油盐酱醋等等调味品。

大门外的空地上搭起了大棚,烧起了好大的茶炉子,晚上屋里、棚内点起了丝丝作响的汽油灯,照得屋内外如同白昼。

一切准备就绪,婚礼之前还有一道礼仪叫搬伴家,就是女方把嫁妆送到男方的过程。路远的用船送,路近的雇人抬。新房里除了新床之外,几乎所有的陈设、用具、床上用品,悉数对外展示。

迎亲那天,所谓“正日”的喜酒,早上圆团、塌饼、猪油年糕、荷包蛋、酒酿元宵等等管饱。中午和晚上,菜肴也十分丰盛,冷盘少不了白切肚子、卤猪肝、白斩鸡、油爆虾、熏鱼、肉松、海蜇皮、皮蛋等等,热炒一定有炒虾仁、炒三鲜、炒鸡丁、炒鳝糊、炒鱼片,还可能有炒蟹粉等等。至于大碗热菜,笋干烧腊肉、笋干红烧肉、走油蹄子、红烧羊肉、糖醋里脊、葱烤鲫鱼,这几样通常也是必有的。小孩子最喜爱的甜品,一般都是西米桂花白糖酒酿元宵。最后还要来个沙锅全鸡或全鸭。点心有圆团、馄饨或八宝饭。酒水么,热腾腾的老白酒敞开来供应,这样的喜

酒要连吃三天。

下午发花轿去迎新娘,阵容不小,场面也相当精彩。花轿轿子顶上的装饰,用珠子和仿金、银箔,装饰着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等图案,轿顶四周挂着许多彩色丝线束,轿顶四角挂有四个绸制红色大彩球。轿帘上绣有大红喜字。轿子三面帷子由绣有丹凤朝阳、富贵牡丹、百子图等吉祥图案的红色绸缎或织锦做成。

接到新娘子后,启花轿时要放一通“高升”、“百响”。接着是吹喇叭敲锣打鼓的,紧跟其后的是一行七八靠十人的江南丝竹队伍:琵琶、弦子、二胡、笛、箫。花轿到达新信人家门口时,鼓乐齐奏。迎、送双方“高升”、“百响”齐放。花轿刚一停下,小孩子们便争相掀轿帘,以期先睹新娘芳容。新娘子由女傧相搀扶进入男方家门前,要在燃着豆箕的火盆上面单脚划一下,取意红火发达。



往事如风

毕竟是民国了,新娘子的打扮也只是绣花丝绸旗袍,头上插金、银簪子和几朵红色小娟花,一般都是戴个墨镜,不盖红头巾了。新郎公穿紫色呢子长袍,戴墨镜和同文帽,俩人胸前各别一朵大红胸花,由男女傧相陪同,拜天地、拜高堂后送入洞房。那时拜堂已经由跪拜改革为深深的三鞠躬了。

接下来就是闹洞房了,大人们都是和新郎新娘逗乐取笑。小孩子们可来劲了,一进入新房,就争相奔向新娘妆,在被头里、枕头底下、抽屉里摸出红蛋、枣子、桔子、桂圆、花生等好口彩果品,个个喜笑颜开。

新郎新娘第二天早上要向长辈请安、问候、奉茶。之后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场面逐渐淡化。留下来的亲朋好友要帮忙收拾“剩物资”,再吃两天敲髯底后,终于曲终人散,一切归于正常。等待明年吃红蛋和之后的满月酒吧。